





雜閩源流錄卷十三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衢按

金鉉

猶庵先生

洪德常

張采

朱之馮

馬世奇

俞汝楫

江世育

黃廣

江彥明

李奇玉

宿夢鯉

秦重秦附

丁明俊

陳龍正

卞子靜

黃淳耀

夏雲蛟附

陶琰

華允誠

允謀合傳

吳鍾巒

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年十八舉天  
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除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講濂雜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被服



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遷國子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特建公署先生慮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疏請罷之不報未幾檄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又疏彝憲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條有旨切責亡何差摧杭關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彝憲糾之也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卻掃深究性命之學初號在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狷庵耑讀正公文公文清忠憲四家書謂古今學脉之正無出乎此用以自究極斥姚江

無善無惡之說謂使天下日淪於禽獸嘗言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生平不妄交游惟與杞縣劉中允理順嘉善陳儀部龍正及妻兄朱中丞之馮友善書問往來以道德相砥礪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臣舉清官以孫承澤面薦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甲申二月寇從蒲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先生疏言撫臣朱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視倘意見稍岐爲害不淺不聽杜勳至而寇已



迫竟同總兵王承胤出降之馮果死節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先生方巡視皇城行至御河橋聞變號慟具衣冠望闕拜又望寓拜母即投入御河從人援救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年三十五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弟鏞葬母三日後復投井從死是年南都賙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其後 皇清錫

謚曰 **賜公** 祭一壇祭田若干畝所著有語錄傳于

世學者稱猶庵先生

幾亭編朱子語類其序例本末皆出猶庵倡意幾亭致書稱為字字

實錄如向後世之士而親告之因復以朱子文集屬其十之七八做語類例立編後未知成書否猶庵答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米鹽瑣屑之務弟

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尚何以爲之鞭策也 愚按猶庵先生欲端讀四家書無論不雜他氏即濂溪明道橫渠敬齋尚在徐讀之列立統至嚴防弊至密此其識力豈諸儒所能及觀答幾亭書則知以修身慎獨爲本要以改過遷善爲工夫字字得下學實際使其假年深造豈不接武薛高哉惜乎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然御河之死大節凜然一門爭殉又可徵其修齊之化夫固以身驗學垂範千秋南北諸公雖與之俱學瞠乎其後矣

洪德常字常伯南直歙縣人少有大志薄視經生制藝嘗歎曰此碌碌者足爲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



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做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畫以歲月務彊記初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爲古學所自出年旣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考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子月巖輩數會于紫陽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間叅以己意而折衷之條爲六事歸重于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愈篤書四勿箴于座右又輯有周程張朱五子學約知行合一錄養正格

言變化氣質論蓋歎夫未學之無成一惑於私心冥悟而或致越閑一牽於講習訓詁而鮮能渙然自得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遠於道也方七八歲時喪母哀慟如成人比長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哀毀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爲家庭和氣所致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歎曰一息尙存吾寧已諸旣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少瘳又二年崇禎乙亥卒年三十九後祀鄉賢子三琮珣球俱知名



張采字受先南直太倉州人早孤事母至孝與州人張溥交若兄弟獨不紊譜系共倡復社以古學振起宇內士而受先尤束身名教留心儒先嘗刊布宋名臣言行錄以見志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戊辰舉禮闈第三人客有勸其納妾于京邸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卽背糟糠吾不忍也篤義薄嗜類若此除臨川令下士恤民廉惠著江甸召入爲禮部儀制主事丁母艱歸尋卒妻東號爲才藪競擅詞章風流煽溺向或以儒冠爲怪誕以講學爲姍笑自受先起而其時同學楊彝顧夢麟二子始相與纂四書說約表章大全

蒙引存疑淺說諸編俾學者悉掃新箋復主朱註又其後陸世儀著思辨錄陳瑚著確庵文稿駸駸乎有關雒風論者歸首功南張焉沒未久而遺業彫零妻孥無倚知者悲之然真儒廉吏之澤不泯矣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正北直大興人弱冠登天啟辛酉賢書雅好程朱語錄是年見羅近溪集又好之遂叅讀薛文清王文成二子書皆有悟入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丙寅督摧河西務悉卻羨金入公帑與管漕中官忤具疏劾未上聞父艱歸崇禎庚午補原官疏辭魏奄所遺冒濫殿工加級忌者不悅出爲



浙江布政司理問遷行人司副歷山東叅議分巡青州道秩滿加副使留任戊寅冬賚表入都值亂道梗權頓家屬于濟南巳卯新正二日濟南陷室馮赴井死太母李絕粒六日卒德正聞變戎服奔濟收殮之遂徒步扶櫬歸葬廬于墓終三年足跡不近城市時史公道隣亦讀禮城外偕金公伯玉就廬次論學間及兵法因作在疚記語詳記中而金公則少長夙契先後以二妹妻之者也服闋補山西河東副使念室馮慘殉不復娶每元旦後必守太母位哭泣粥飲過十五日以太母殉難露骸半月始得就殮也會蔡中

丞懋德撫晉崇重理學德正首捐貲創河東書院集官民講聖諭六言朔望親臨講性理諸書相爲倡和聞流寇自秦逼晉日備禦河干凡所以除內蝥馴叛卒者不遺力壬午春應詔陳言廷中稱善擢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癸未二月抵宣受事嚴核將士劾去庸懦二十一人勾補虛糜千八百餘名拜疏請纓願爲天下倡上嘉之聞邊報急卽督兵進居庸關防護陵寢上以爲忠勤遣官賚賜金幣頒銀千兩分犒將裨以下及撤防又賜金增秩還居宣府衆軍以餉欠缺縛擁餉司鼓噪至院前勢甚惡德正輿出門外以



數語徐遣之翌日命中軍官執首惡七人立斬以徇  
衆遂定甲申二月聞太原寧武相繼陷卽露宿城上  
命分兵扼防三月朔設太祖神位于樵閣率文武紳  
士軟血痛哭誓以死守簡署中僅有衣被一篋出以  
犒軍取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陳績顯曰城潰以此  
殞我旣而監視內臣杜勳至與總兵王承胤叛附于  
賊勳忽欵語諷降德正厲色叱之曰汝不念君恩吾  
斬汝矣欲以計招承胤至併誅之不果寇至親率標  
兵北面背城與賊砲矢相加者兩晝夜忽二叛開南  
門迎賊入從城內夾攻軍民驚散德正亟命轉砲內

向曰我親擊賊取火欲燃數賊露刃至前德正拔佩  
刀奮率家丁斫落城下左右環哭擁行大喝曰離此  
一步便非死所遂登北城樓易公服南望九叩發遺  
疏併遺書付提塘官立刻懸腰帶自經時三月十一  
日辰刻也年四十三遺疏勸上收人心培節義遺書  
訓弟子則謂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及自言  
朝聞夕死之意事聞上特諭首輔從優議卹後贈資  
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莊學者稱勉齋先生  
自少篤孝友率三弟課業一堂父沒後以時冠昏靡  
不盡禮居家吉凶一遵古典當官廉恕慈斷持大畧



小所至民懷之臨難前與金忠節各馳手書問答諄  
諄期不負生平竟兩踐其言仕宦二十年田宅玩好  
一無所置藏書至累架雖執掌之餘手不釋卷工文  
詞不喜存稿蓋其自任者確乎有在也其所作在疾  
記自敘踰冠時寓蕭寺中方鈔讀大慧集一夕於花  
月下豁然大悟自以爲奇樂越五年感觸百患廼悚  
然曰此虛景非實獲也又二年讀中庸至可離非道  
也句廢然而返乃喟然歎曰良知其謂是乎因題曰  
天地人物只此一生又曰全體是箇仁大用是箇禮  
自是隨時循省覺有安身立命地而虛景易混當機

粗心後數年喪母廬墓痛警徹骨始知變化氣質之  
學蓋亦如整庵羅子之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  
體而其後漸知其是心非性者所著疏稿書札及手  
批程朱諸集俱佚不存惟在疾記一卷今行於世

馬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父涵虛先生明經修行  
爲諸生時首具呈學臺請興復東林書院仕爲郡博  
棄官歸教其二子蚤著文譽人以三蘇擬之二子長  
卽先生次則世名字君闇者也先生年十九以三試  
第一補邑諸生久之繇序貢舉南京兆成崇禎辛未  
進士改庶常授編修丁丑分授禮闈已卯典江西試



所鑿拔多當世知名士已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  
諸藩悉却饋遺癸未再當分按以從子瑞方應試避  
之瑞得中式乃推典武闈會試甲申春遷左春坊左  
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先生奏言目前  
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  
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不然恐賊勢不可復  
支上以其言論樞臣勅行之未幾賊竟入畿輔三月  
十九日京城破明日先生方早食聞之輟箸起曰是  
當死其僕曰奈太夫人何先生曰正恐辱太夫人耳  
作書別母訖遂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向望闕

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又指印囑其僕曰  
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遂先視二妾  
從死殮訖乃從容含笑自經而絕先生自少篤志嗜  
學無綺靡奇麗之好好爲古文辭及評選制舉義四  
方士爭購讀之稱爲澹寧居澹寧居者先生書齋取  
以顏其選者也居恒不妄取予未嘗疾言遽色鄉邦  
有大利弊慨以身任罔恤勞怨所至好推獎後進扶  
植善良惟不喜立門戶城府崖岸一切不事嘗曰處  
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其  
見道深矣方差諭諸藩楚府賜宴湖廣學道王永祚



乘間言曰尙有兩郡新案未發先生若不解其意者  
答曰此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曷聞焉永祚慚而退  
及過江西學使侯峒曾以衡鑒自負揚言歲試黜劣  
卷四千人先生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無過當乎  
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  
跼蹐曰案已發奈何先生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  
是收復者過半居父艱日蘇州司理倪長珩爲丁丑  
本房門人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及佐膳先遣客致  
意先生辭之曰蘇方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珩又請  
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

學費說者以爲此風自邵文莊後錫邑百年再見他  
如逐貪令絕逆宦辨非族祛左道復學基清役米倡  
官糶恕亂民重建西定橋以通涉作鎮力脫冤陷諸  
生後有登第者爲德殆不勝指數少從顧端文高忠  
憲葉司空三先生游最親且久卒殉國難人以為不  
愧師傅其及門若龔廷祥堵胤錫蔡鳳戚勳蕭琦王  
漢萬發祥王錫劉渤劉日杲等皆後先死節人又謂  
淵源所被云是年贈先生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皇  
清錫謚曰文肅賜公祭一壇祠田七十畝學者稱素  
修先生所著有澹寧居詩集行於世其文集忠鏡錄



藏于家

夏生也晚事先生日淺然澹寧居之面教及佩潛公之交許至親切矣雖垂老何日忘之

竊見先生嚴氣正性槩絕邪黨顧爲東林弟子不喜傍東林門戶以是立朝居鄉並號孤立既忠且文集十二冊世兄丙玉珍藏篋中困頓家難日惟抱書泣血遺文未行謂非吾黨之責乎

俞汝楫字仲濟南直華亭人仁慈樂易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少有文名究心實學遂綜經濟之務與於東林講席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莫不虛左迎之嘗奉大宗伯命輯禮儀志百卷以疾卒鄉人私謚爲端慤先生知府方公岳貢改曰清惠

江世育字夫南南直婺源人郡諸生幼孝友居喪一

遵古禮旣祥禫猶茹淡廬外與兄弟百餘指同爨尺布不私家故貧兄弟俱以舌代耕又不屑問家人生產每歲時自館歸兄弟怡怡膝下競市珍異奉堂上歡論文析義自相師友毋葉顧而樂之忘其貧且老也雖攻舉業不求宦達以古聖賢自期其爲學一以治心爲主養氣爲輔友教諸生以身爲鵠師道尊嚴遠邇推服偕同邑曹子鳴遠汪子志稷輩結會講藝以文行相砥名曰正社卓然爲社中師表嘗與金太史聲書反覆儒釋之辨縷縷千萬言太史是之晚年臥疾夢中作語有詩曰大道存乎我超然生死墟胸



中有天地旦暮且遽廬忽正襟危坐命筆書學古志道四字付二子而逝所著有四書正義十卷近居錄二卷朱王異同辯四卷藏于家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顧端文尙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璫焰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

應者慨然要華孳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孳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熹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笄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讞辟候決忽流寇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佯從之中塗給以家近孳妻子仍奔赴獄明年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于郵部曰囚罹法愚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



各門源流金 卷十三 彙餘堂  
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達經權類若此  
居二年卒于官著有禮樂合編承天紀世覽及玉磬  
齋詩集行於世

江彥明字晏其南直婺源人幼孤受學歛儒方時化  
之門相與講明性道不屑舉子業年二十六承母命  
始應試補諸生第一與友人汪元兆讀書蛟池山究  
心性理大全居母憂遵禮盡制三年不入內室萬曆  
乙卯崇禎庚午連落副榜遂退而明道淑人以畢初  
志疾革語其子蕃等曰兒無憂也死生患難賢者不  
免顧所學何如耳言訖而卒所著述有五經圖考詩  
經箋疏四書約言諸史彙抄及天文地理陰陽卜筮  
諸書百餘卷藏于家

李奇玉字元美浙江嘉善人幼時志趣超軼不羣甫  
卅擅文名偕兄奉常奇珍有二李之稱與同邑吳子  
往崑山歸季思友善學日進奉常先成進士召入諫  
垣而元美始以萬曆癸卯舉然不汲汲于進獨研思  
易學時高忠憲公與錢啟新先生講道東林一以孔  
義函象一以像象顯理各闡庖犧闢奧元美北面就  
正焉盡變叅微師資通朐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勗  
之曰發吾蘊者子也署教丹徒以自課者課士天啟



壬戌魁南宮歸奉二親諱至崇禎戊辰賜釋褐當得  
縣辭就武學教授轉國學歷遷兵工兩曹皆以清慎  
稱推守寧國假歸不就再補汝寧值中原寇熾念義  
不辟難驅車赴之至則劫忒城守寇隨遁去尋以簡  
禮失貴客歡在郡僅數月引疾歸慨然曰吾素志學  
道誤落塵網爲纓紱所累今可究竟茲事矣於是謝  
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無錫吳叔美金壇周  
仲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雪園易  
義成說者謂雜撰備錯綜舉圖書會理象融而三才  
總銷歸于一心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明云居  
家儉樸是甘不異寒素終身不置妾婢卽奚僮亦無  
解音律者甲申聞國難悲憤欲絕哭臨三日神色忽  
悴得疾不旬日卒易篋時惟以易稿授二子柱槐曰  
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不及他  
年七十二學者稱荆揚先生

宿夢鯉字龍吉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午魁南闈高忠  
憲序其行卷曰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刺  
不取一文爰命其三子師事家塾者積十有六年屢  
試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先卹勾軍繼請兩臺弭  
三大患及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乃修建文朝御



史葉公希賢祠以風勵邦人會織造監李實阿魏閣  
意一疏殺六君子株連黨錮龍吉在松亦幾爲土獮  
所構亟自免歸著有易纂全書課兒說苑等書壽八  
十一學者稱仁寰先生同邑秦重泰字原博尙書端  
敏公玄孫自少以德行經學與羣從相切劘長領庚  
子鄉薦掌教鄆城遷長樂令力行惠政偶忤當道意  
卽稱足疾引歸杜戶潛修以仁讓訓率後人晚舉賓  
筵不赴其恬退渾惇一時與宿松陽爲伯仲故同庚  
相善也卒年六十五祀長樂名宦學者稱澹緣先生  
丁明俊字彥超南直無錫人孝友端莊表裏如一尤

存心慈惠雖蚊蚋虱蚤之屬誠人勿加害曰此宇宙  
生氣也自言年近三十始志於學故以困勉自勵居  
家一遵儒禮屏絕淫祀治喪不用浮屠每日必靜坐  
思過雖盛暑不弛冠服或徹夜不寐及旦終日卓然  
因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吾試之良驗論學一  
宗紫陽謂四書集注一字不可移易間以象山語粹  
一帙授門人曰吾取其論治心工夫如刀刮鏃穿痛  
切不可當耳門人問朱陸異同何如曰何遽論此惟  
一取益自淑可也家故屢空喜解推以贖貧困每歲修  
同善會及除夕賑不恤勞怨曰能通物我之謂仁欲



求仁者莫若強恕先生稱名諸生數舉不錄嘗手錄經史古文辭不厭數過見者羨其楷法謝曰程子有言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吾意如是每教人家子弟讀小學習古禮親善類遠匪人謂不繇是無以成人材而日憂寇禍之將至崇禎癸未四月邁病卒年四十八通邑太息及門服心喪門人惠奮飛字羽豐負大志守道寡合自幼爲先生所器隱居東亭亦中歲卒陳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啟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璫禍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

者累日時璫焰日張有疑其成篡者惕龍料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望大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言皆驗初以文章經濟自負自中年後悔其無本一意反求身心遂悟天地生生之旨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而推行則在於愛人值寇迫民饑嘗散家廩千石以賑鄉人設莊田五頃以資族衆及倣行同善會于邑中當計偕北上密挾智勇士厚資之令徧歷賊巢所在偵得其地形併魁率姓名以歸孳孳於獲真才拯禍亂年五十登甲戌進士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丁丑授中書舍人以分



各開源流錄 卷十三  
校事被議降二級戊寅五月熒惑守心上養陽好生二  
疏規切時失六月進特闡揆職二疏申責輔臣以人事  
君之義大忤執政意是冬奉使魯藩已卯再分按順天  
鄉試事竣與纂修會典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  
言何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  
今日求言卹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  
求言卹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  
受人命無時不可哀是心也豈僅觀彗星而動哉願皇  
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疏入閣票該部知道而御筆於

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語連加硃圈楷  
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上斯時屬意欲擢之矣未  
幾立冬日大雷電雨雹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  
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  
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  
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冬至之日云  
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上特命閣臣會部  
議奏久之會奏駁上辛之不便應仍用至日乃再進郊  
期考辨疏御批媿媿數十言從容清問閣部皆恚及三  
疏四疏上卒格不行惕龍遂合閣部所顯駁士友所私



疑一一剖之名郊期咨應奠此禮明于後世更著東天  
民傳以見志庚辰奉命冊封輝府因假歸辛巳乞致仕  
不允壬午入都應詔陳言進生財平寇禦邊三疏俱蒙  
優答翼日進用人探本疏留中上嘗諭諸司有利民救  
時之策悉開款送內閣彙奏惕龍著有墾荒議投閣未  
進而輔臣黃公景昉先述以告上一日舉姓名問他輔  
至再無答者既而戶垣楊枝起疏薦諸正人復及是議  
宜令繕本進呈有旨取原議入覽惕龍補疏申言金非  
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  
科不足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

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部覆卒以起科撓之又著掌  
上錄言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外卻四事而以格君  
心擇治人爲之本錄成蔣晉江德燦請觀而梓傳之忌  
者摘其言以爲譏切且構分闡宿案訐奏惕龍竟不自  
辨癸未四月朝局稍轉進剖析僞學疏并研通州二相  
各令人道意請一見辭不往十月聞闖逆破潼關爲詞  
衣帶間云南箕靜聽常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甲申正  
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繳憑南監求題致仕五  
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絕遂得疾七月南都遷禮部祠祭  
司員外見新政不綱乞休至三始允乙酉林居臥病六



月間聞南都潰載聞劉念臺先生殉節狀遂絕粒而卒  
惕龍居家盡道居鄉盡仁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樞部  
鉉劉宮允理順蔡中丞懋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  
能盡義嘗銘於座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得於隨處體  
驗者至矣丁丑始定格物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格者卽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爲誰固不患其逐物而  
遺心矣尊忠憲之傳甚至表章甚力及定高子遺書病  
其君子有黨之說累於知人害於經世著羣黨解以正  
之閱朱子節要刪其與留丞相論朋黨一書於陽明亦  
瑜不掩瑕輯爲要書以存其是凡持論要于公正不爲

一偏教學者則隨材造就皆令得益而去惟不欲建院  
升席以矜標榜滋門戶所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  
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總六十二卷稱幾亭全書行  
於世所纂有程子詳本朱子語類朱子經說高子遺書  
陽明要書等編又輯皇明儒統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  
傳金針于甘泉雜禪于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說彌肆殊  
爲斯道懼今盡芟其悖道之語存什一于千百使後人  
讀之皆足裨益身心而無簧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  
儒正學可也用意忠厚若此其古今大聖大賢贊文廟  
從祀議二篇及求言生財漕運籌邊諸議皆可傳子揆



著有省心日記二編幾亭論諸儒曰富貴貧賤為仁者

多過於退過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為

建一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性矚乎不滓矣其學涉

禪其人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陽明慧辨

絕世有過於逞快處及問之未免遁詞如論精金分

兩而曰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自是欠確後來有以

此為問者不答而言他講學正者易淺淡者易差

近儒醇正而精微自高子外惟有顧端文口筆玲利

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人思耳然其心細而

虛其行端而決無忝真儒矣心齋畧工夫龍谿畧

行誼狂者行不掩言力未能副志也豈狗欲哉龍

谿為人往往託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

刺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

為南臯鄒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尚禪而輒援

四子周易以傳會之講論條彼條此無實見無定指

自以為入神而君子嫌其多遁詞也進退取予之

嚴文清而下念臺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愧真儒

論學微有偏處陽明先生稟異學透然力駁朱子

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問有滯語謂未

及思孟則可亦豈真有背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

王龍谿畿有若羅近溪汝芳有若周海門汝登皆尊

陽明卑晦翁畿已見斥於念庵羅氏諸儒而汝芳則

楊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陰借佛以攻

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或本程門之言或傍龜山之語

有也其講學也如宰予短喪猶曲加廻護大抵輕人

倫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予不忍存之以禍後學

故盡削之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的矣後學無狀者

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居身立朝清修

直節固有足多其學最無狀謂操則存舍則亡孔子

本意賤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

謂孟子以正心為戒而易云洗心大學云正心皆非

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欲借孔孟以

證成其意見見孔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孔以詆孟

見孟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孟以詆孔其視周程以

下襲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遂直謂喝佛罵祖古今一

人隱然以儒門中釋迦可奪尼山之席克其邪見將

使棄父者乃真孝背君者乃真忠其為斯道斯民之

賊不又甚於鄉愿耶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談禪

桂蜀原流錄 卷十三 陳龍正 十子齋 三 遂汝堂



者纍纍矣大抵浮游恍惚未足以傾世又皆有所忌憚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負瑕釁考實者賤焉惟宋楊慈湖及近時周海門猖狂特異著本體似超渺無倫舉工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儒以伸釋其言更扭釋以間儒又皆品行清高使惑之者益易蓋操戈入室彎弓向師誣素王排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也噫可畏哉學聖人者廓清茲

卜子靜失其名子靜其字浙江嘉善人稟性迂戇受學高忠憲之門嘗偕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過梁谿侍忠憲習靜于湖上之水居客或為水居四友圖以記之既而周旋諸公璫禍間不少避幸無恙後遭乙酉兵亂年已老矣竟以志節終有遺詩云犴狴半間如地墨靈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為銷鑠

靜坐功淡得宴如可以窺其所得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自少沉潛好書博學工文詞為諸生即名噪江東每勵著書明道之志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為日曆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崇禎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周太史鳳翔之門釋褐後寄弟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又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



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冊通鑑一部窓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嗟自樂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爲可爲者惟有已分內事勉之勉之此書可以槩其自命矣蘊生見當時事勢已壞遂無仕進意策塞南歸杜門不出與窮交數子砥礪益堅天性純孝家居無私財所得廩旣束脩盡以歸之親丁內憂毀瘠骨立自弱冠至登第後不苟取一錢其友人有一親戚以官事連染屬蘊生

白免之其親戚以五十金爲壽友人懷之以餽及覲面不敢出諸袖潛置書笥中經數日忽檢出大駭亟還之介搽類若此乙酉兵至訛傳父死遂同淵耀自縊于西城僧舍臨死神氣閒暇如平時題壁有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等語士林聞而悲之所著有劄記二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史記雜論四卷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後人稱爲陶庵先生淵耀字偉恭邑諸生同里有夏雲蛟者字啟霖奇貧力學與蘊生同館于侯通政家講習相契一時有黃夏之稱篤行孝



友精研性理以程朱自期著有豫章游草心學直指  
二編乙酉秋亦以兵死

陶琰字圭稗南直崑山人爲人溫醇端慤特淡於性  
理之學雖爲諸生恒厭薄時文好博觀諸儒語錄訪  
道不遠千里乙酉之亂有友人朱集璜字以發者居  
圍城中拒守不下及城破赴水死時圭稗居雞鳴塘  
去城二十餘里躬率其徒奔救至中塗聞城已破徬  
徨久之乃還日以發其死矣後之哉是夜距戶自經  
死

華允誠字汝立南直無錫人少從其兩兄汝翼汝正學

踰冠稱諸生萬曆丙辰偕汝正因族叔詡庵以師禮見  
毘陵啟新錢先生受源編滙編及管見像抄始識學脉  
之正閏尋赴東林講會讀忠憲高子靜坐說心性說更  
知心學性學之辨氣靜心靜之殊遂以復性爲宗是年  
始從兩兄舉家會荆溪儲恕行氏邑中忠憲素衣兩公  
咸與焉以三九月爲會期歲舉不廢天啟辛酉冬赴會  
試聽講于首善書院時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臯兩先  
生主其事少墟有言曰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汝立  
聞言當下反躬體認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  
壬戌成進士假歸復因詡庵執贄于忠憲且言私淑雖



各圖漢流金 卷一  
久不如親傳忠憲乃授以主靜之學甲子忠憲還朝因  
隨行謁選至淮陽隨講學於王心齋祠至寶應隨講學  
于范文正公祠在途寓書于家自幸得所依歸有云所  
謂無行不與今乃益覺親切而忠憲貽素衣書亦云鳳  
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  
又許爲生知安行宛然性象其相得若此鳳超者別字  
也及京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馮鄒諸賢俱放逐拂  
衣歸崇禎己巳起補與笄我箴李荆揚劉康谷章格庵  
諸公論學轉營繕司員外督琉璃廠邵羨以萬計其冬  
北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各門上微行察勤怠

多被譴逮有杖死者而汝立守德勝門獨完所製懸簾  
修廣如式上霽顏嗟賞頒白金二十兩加俸一年辛未  
調兵部職方員外協贊郎中事乞休不允疏陳三大可  
惜四大可憂內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  
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  
驅除閣臣兼掾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綫索呼  
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  
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法潔已  
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再疏直糾  
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二臣亦各疏辨奉旨再



着回話三疏欲追理洪學所冒之軍功追奪洪學所叨之恩蔭極言體仁紵臂塗顏廉隅掃地通衢露布徧體瘡痍上察之止鑄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于獄寘王化貞于理皆前疏有以啟之也里居十年餘當甲申南渡召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至京閉門謝客貴陽相投刺竟不報先是荆溪再召過錫投刺且托人致意欲以京堂市亦未嘗報謝也見時事日非在署僅十三日謝歸乙酉後以舊冠衣杜門日惟飾巾待盡戊子四月寓壻家爲游兵執至金陵始終不屈遂與從孫尙濂同死神色陽陽如平時年六十一初汝立

登第出相國賀文忠之門文忠在闈夢神語曰明日閱第一卷真士也因得汝立卷後先殉國固非偶然而忠憲之臨止水也特書一帖以授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夫固以後死嫡系屬之矣汝立十六失怙太安人訓之嚴歸養日母老患心痛每夜伏于床以氣噓之旦必露禱請代三閱月病良已伯兄旣喪固邀仲兄同居侍母盡其歡至于置役田葺耑祠修宗譜廣同善會尤造福族里方忠憲聞逮自溺有詔根究汝立旣偕郡守曾公輩周旋其間又轉托都人多方調護高氏得無恙諭葬時以在京不及送比歸特補奠墓下知地不吉卽代營



各問漢書卷一  
改葬纂高子年譜一卷特詳于爲學入道之序誠高子  
嫡傳也在兵曹草疏二千言力請崇祀謂國朝理學一  
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  
諸臣共祀孔子廟庭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疏旣  
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會仲兄書來曰高  
先生崇祀一疏真吾弟身上事然斷非今日所宜言亦  
斷非一疏可了設使言之今日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  
相詆卽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  
區之意以爲吾弟旣身任之又必博求而密訂之察二  
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力表章使先生之

學大著於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難  
擔子尤重所以謂今日且作歸計休養精神以圖不朽  
可耳非畏首畏尾之言也汝立得書喟然自此敦勵益  
至蓋汝立之學爲能得統高子者家庭劇切之力居多  
晚年擬作易解細讀周易孔義輟筆歎曰吾無贅矣淡  
有味乎介石之義乃更號豫如學者稱鳳超先生所著  
有春秋說四書大全叅補藏于家汝翼名允謀踰冠舉  
萬曆庚子鄉試下第後游東林一見錢顧高吳諸先生  
汗出浹背竟夕不寐反顧盟心務屏習心遠習氣洗滌  
磨礪簡押清苦尤研精於易一卦一爻莫不反求諸身



心立家會率子弟興起於學天啟壬戌就寶應教諭以  
 身植範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  
 不取爰卽其地築典讓堂集諸生講習其中嚴立規條  
 以正人心辨是非為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  
 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去善惡反正易邪之念決矣  
 初到任請祀劉駕部靜之于鄉賢祠五選賓筵惟劉學  
 博春宇一人先於天啟末卒高忠憲志其墓稱燕超先  
 生汝正名允誼號龍超晚更後庵與同邑呂誠之高彙  
 旃嚴佩之祺先輩會講東林著有二像粹精春秋傳戴  
 記纂疏等書訥庵名貞元卒俱在汝立殉節之後別有

傳茲錄不載

門人張光家曰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偕弟光庭過鷺湖

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妄瞬峩冠修髮袍袖雍然真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効驗純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為是次問為學之方曰高子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解惟管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為失着既知其逆卽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簋酒止三行情甚和洽時方率子姪輩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告歸夫子曰遺書管見二帙卽當簡出為贈明晨將發則二書已送至舟中矣其樂于引掖後進如此

吳鍾巒字巒穉

一字峻伯

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

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



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  
衆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  
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  
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  
昇偕兄應炅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璫  
被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  
巒穉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  
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  
表之其後巒穉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  
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

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穉二十補諸  
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學博連舉進士選  
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  
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  
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  
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璘以巡  
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穉矢志不肯屈  
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  
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穉曰不明于死生  
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



各... 卷一三  
... 齋齋說以  
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  
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  
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巒穉嘗作十願齋說以  
月白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三日積薪自焚  
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  
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  
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  
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  
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湔除外任錢糧叅罰各官補紹  
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穉笑

未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  
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  
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  
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  
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塋其鄉及巒  
穉歸骨從墓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  
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  
霞舟携卷語錄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呂高培曰聞之  
先大父曰吳儀

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丞相引重  
而孫少宰栢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  
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瑤禍者爲江  
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員外希聲



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為吾錫顧孝廉所止固不愧  
一脉也高培又按都人士並師顧高而死節者儀  
部與馬文肅最著又有華學正紫梁諱白滋者明  
末為養利州學正值交趾入寇城陷乃登明倫堂  
具衣冠拜闕題詩自經妾姜氏撲殺三歲兒亦縊  
于堂西事在戊子十二月初八日與其家吏部公  
同歲死人謂之華氏雙忠吏部公者即鳳超先生  
師高而淑顧者也吾師之為是錄端主理學不偏  
取氣節故不及悉著錄中然合而觀之可以  
見端文忠憲之澤未亡功在各教亦大矣

維閩源流錄卷十四終

維閩源流錄卷十四 江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昌修 校

陳王二家之學端相引也然遡陳之本初固與王  
殊科陳雖尚靜悟喜簡佚而極守規矩厲廉隅孳  
孳矻矻以躬行心得為務從未敢顯肆一言詆賢  
侮聖降至王而决裂太甚前斂後放亦判然矣惟  
中間變為王湛此曰難靠書冊彼曰不須讀書此  
曰有覺無覺彼曰無善無惡雖挾持非一而欲盡  
掃宋儒直接羲孔之意見則不謀而同為其徒者  
又出入二門互相推贊遂牽而合之有若所謂湛



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知者噫白沙  
當日不過欲救俗學解粘脫縛云爾豈料再傳而  
後有此逗漏又有此浸淫流弊無窮也哉雖然未  
可一律論也惟荆川子有言陽明津路宏濶求濟  
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綫之津得而守之問渡差易  
此言近似亦語向陳而意推王者愚則請以宋人  
斷之蓋白沙猶康節也陽明猶象山也昔朱子輯  
近思錄祇取周張二程不採康節及錄伊雜淵源  
乃躋康節于四子之列或嚴或寬義各有取而象  
山未有與焉茲錄于陳王又可以竟削乎又可以

無差別乎爰取江門師弟子另編一帙見陳氏主  
靜之教有若此病根在剽禪紊儒先正具摘之彼  
亦不能自掩而其爲教能使一時學者敝屣功名  
富貴以自致于君親之際可狷可狂而必不可爲  
鄉愿清風高節亦何可及也若夫增城之傳爲獨  
盛而其習顧寢偷觀涇野稚川二子致訾之言可  
見崖畧猶幸晚年進修表伊川議象山稍砥越學  
故其門下多篤實之儒啓歸正之漸不可謂無功  
於江門矣愚故併著之嗟乎若斯人者本原則潔  
品地則高學術則偏使得聖人而裁之磨明洗翳



絕似求真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

陳獻章 莊 泉 賀 欽 陳茂烈

李承箕 承芳合傳 陳 庸 張 詡 林 光

李孔修 謝 佑 何廷矩 湛若水

區 越 梁 儲 丁 積 朱伯驥

馮 裕 方重杰 何維栢 霍 任

唐伯元 劉秉鑑 洪 垣 方 瓘

謝 顯 潘子嘉 汪尚寧 鄭 燭

林挺春 郭 棐 鍾景春 蔡 駿

顧應祥 韋商臣 唐 樞 許孚遠

王 愛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于都會村父

先一月卒母林氏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翌日公甫生

幼秉奇悟讀書一覽輒記弱冠中正統丁卯鄉試再上

禮部不第歸而歎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

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康

齋師道尊嚴教人多舉伊維成語公甫至絕無講說惟

使之斲地植蔬編籬作宇則使研墨客至則使接茶居

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杜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

則以水沃其足久之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然後博之



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端求所以用力之方令家人穴壁饋飧幾至心病蓋自臨川歸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是時年近四十矣故其教人以主靜爲先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冊成化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繇是名振京師羅一峰章楓山莊定山輩皆與游賀欽

時爲給事中聞公甫議論卽日解官去公甫旣歸白沙四方從學者日益衆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至京師或問公甫何如人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庚子江西布政使陳偉輩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爲山長謝不往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許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上表謝



不辭而去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惜南陽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飾僞詞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耳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馳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始懼學者障干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或勸之著書

不答別號石齋旣老號石翁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固異人也弘治戊午遘疾庚申二月卒年七十三門人湛若水服心喪三年所著有白沙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廷賜諡曰文

恭公甫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公甫如言往謁適老

人雨中叢笠犁田問之卽海雍乃延至家籬落蓬門人無至者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公甫歎服而去

海雍因語其子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呂涇野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

省官同請對坐卽坐無辭此儘朴實有所養陳清瀾曰白沙之學專主靜坐明心而以經書爲糟粕與

程朱異尚當時若章楓山懋何椒丘喬新周翠渠瑛胡敬齋居仁張古城吉羅整菴欽順陳益菴騏皆有

名言訾其爲禪愚於學蔀通辯亦已辨之至尹審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誣實相半尚論君子識焉



莊景字孔暘南直江浦人自少穎異長益不羣貌古而心和學博而志曠與陳白沙同道交善世稱定山先生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燈火忤旨予杖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未幾言者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丁母憂會父質菴公感風疾臥病五年孔暘在憂苦中延醫選藥扶持不少離父終哀毀逾禮旣免喪以疾不起移居浦子口值江流吞迫遷入定山所居諸峰環抱依高爲亭鑿卑爲池兼具竹木花卉之勝巡撫王恕入山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佐理敝廬固卻不受聚

徒講學垂三十年弘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勸駕入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揖延之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孔暘謂人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內閣徐溥言當復官翰林而丘濬等持之吏部乃題復行人司副乙卯內閣李東陽語吏部曰畱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偶病遷延野寺中以病告丙辰春不待報允而歸司察者注以老疾蓋終忌之也孔暘生平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道計也孔子六經諸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



移學者泥於聞見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  
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  
志所存不立異以求名其持論率若此每厭俗學膚淺  
不足以濟時通治故經濟之志多見于文字間雅好為  
詩趣多自得獨踵唐人風格說者謂詩之變自定山  
始所著有定山集行于世時白沙為學渙然于本心定山與之同趣每言當于經書  
傳注外超然自得爰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而丘瓊山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驟異心嫉之又惡其皆  
不仕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二子也是不為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申戒祖訓中而丘言至此  
已甚矣其時又以立異為名高發之會試策問及丘柄國莊再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忍亦  
行止之路固狹耳愚按甘泉序定山集有曰定山題白沙詩云才力月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

渠老筆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  
而以橫渠自謂也記定山祠有曰先生之學宜與白  
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  
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其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  
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竊以為此陳莊大同  
小異之槩也至于定山之將致仕白沙寄詩曰欲歸  
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  
門漁父卻能知則又規頌皆寓其中矣予故于陳莊  
連類書之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  
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丙戌舉進士授  
戶科給事中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  
世即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  
惟謹既歸肖其像懸室中有大事必啓焉弘治初薦起



爲陝西布政司參議撫治商雒以母老病上疏懇辭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因力薦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乞任之內閣經筵俾參大政養君德疏入朝廷允其辭而所陳四事黜以浮汎罷之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相戒無驚賀公鄉人請克恭往撫之衆皆羅拜乞生路克恭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勘人來渠輩但乞命毋殺人已而體勘人果至須臾人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謀相

聚曰賀公素無誑言再往問之克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克恭家居杜門潛心理學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嘿識反身實踐寇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雖嘗尊信白沙及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毅然弗之從也晚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清修篤行鄉人化之稱曰醫閭先生及卒祀之陵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慎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病歸終身不仕

賀子不從白沙誦佛書事載崔后渠

士翼

中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世隸興化衛戍籍少喪父補總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嘗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亾獨友人所附金在畢歸之附金生請分謝曰我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弘治丙辰登進士奉使廣東因從白沙游教以主靜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其教初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郡守嚴擊強豪能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之得和霽信孚上下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有夫死

而嫁其孕妾者旣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姊爭者愧服考績歸至淮幾凍死所知覆以敝裘救之拜監察御史敝衣羸馬身若無官劾罷尚書信鍾尋以母老乞終養母進甘旨妻子服食粗糲躬治畦隴以給出則手執小油蓋入臥破席無帷人皆不堪獨泰然自足一女適彭惠安公孫嫁具涼薄亦不以自嫌也侍母之暇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其孝養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不拜復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上從之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



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不允時周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于地親負土石成墳疾轉亟亦卒遺命立族子遠揚為後鄉達林俊為治殮都御史王應鵬奏稱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請卹之詔表其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學者稱梅峰先生

愚按白沙定山

皆以心悟勝狂能包狷也醫問梅峰二子最服膺白沙之教而莫不尚躬行狷善學狂也是四子者進乎道矣愚故於此並進之夫別之於門派而尊之於位置非有二也以道為衡而已

李承箕字世卿湖廣嘉魚人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古文辭非禮不言動初赴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桑

悅首選其卷監臨者不從而罷悅乃上書政府論薦至丙午與兄承芳同登賢書每上公車定以元旦不忍以令節違親已酉除夕兄弟侍親榻至中夜母歎曰今夕有二子在明夕當何如世卿聞言即泣下不忍去勸兄就道已畱奉親遂棄科名不復言祿仕久之兄棄官歸相與日夕奉母怡愉一堂及母喪寢苦枕塊不離喪次凡再入粵訪白沙事以師禮讀書大崖之峰因號大崖家徒壁立家人告不給適兄弟對坐相視曰吾道非耶後竟以學行名天下世卿為人寡言笑終日端坐人莫窺其所存為詩文下筆立就



若不經意工草書人爭傳之所著有大崖集卒配享  
濂溪祠承芳字茂卿幼穎異生七月以筋畫灰作土  
地二字年十四伯父中丞公田指鄉富貴者示之曰  
兒志及此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志也成化庚  
戌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居官清苦嘗謂人曰予得  
俸錢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及遷寺副遂謝病歸與弟  
偕隱以講學為業其論治以教化為本所著有東嶠  
集

陳庸字秉常廣東南海人力行好古舉成化甲午聞  
江門之學往師事之白沙深取其德量年踰五十親  
友強之仕補荊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  
拂衣歸足不履城市督學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往  
友人謝佑卒貧無以塋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  
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峰語錄  
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廣東南海人少負經濟好探名理

不為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所作詩美之曰嶺南  
孤鳳也因陳庸以見白沙或詢詡為人白沙曰余知  
庸庸知詡何問焉成化甲辰登進士移疾歸久之授  
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



御史費鎧疏薦部書下有司速駕以疾辭不起正德  
 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薦部書再下堅辭如故既  
 而吏部及巡按御史累疏學行以聞有旨起用甲戌  
 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乃先具疏引疾勉赴南都拜  
 孝陵而歸不閱旬卒年六十

愚按白沙門人張東所  
 溺禪尤深即白沙嘗嘗

之見整菴廿  
 泉問答書中

林光字緝熙廣東東莞人自少苦學不懈博綜經史  
 父彥愈嘗手書范文正畫蠶粥事為勗已復購文正  
 全集畀之年十七補邑諸生讀吳草廬論學諸書益  
 大感悟建得趣亭日讀書持敬涵養其中成化乙酉

領鄉薦己丑會試拜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合遂從歸  
 江門曰吾得師矣白沙亦深期之父聞而喜手錄朱  
 子語類至四十三卷課之曰汝學能立吾啜菽飲水  
 死不恨矣紆青紫耀閭巷何有於我哉蓋父子間自  
 為知己如此既而築室欖山與白沙往來問學者二  
 十年巡撫朱英勸之仕報曰夫人幼而習之於小學  
 必求所以事上長而進之於大學必求所以治下善  
 學者不汲汲於施為成敗利鈍之際而汲汲於吾心  
 權衡尺度之間寧學成而不用未有不成而苟用者  
 也父艱服闋母強之出甲辰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



論以身爲教勉學者反躬修行探本窮原上敦風化  
養廉耻疏得旨飭行巡撫彭公廉其賢待以賓師之  
禮丙午分考福建弘治己酉主考湖廣是年總修浙  
藩憲廟實錄辛亥修嘉興縣志壬子復同考順天凡  
三較文僉推漵鑑部使者以卓異薦遷兗州府教授  
會內艱歸起補嚴州府教授按察使孫需疏薦擢國  
子博士作正學解教胄子解諸生翕然宗之會孔廟  
災上疏言孔子之心必不安于天子禮樂之祀宜題  
木主曰先師孔子時論躋之三載乞休不允尋遷襄  
府左長史進中順大夫遂致仕邑大夫歲時請爲鄉

飲賓皆不應日惟靜坐讀書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  
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  
閒也別號南川自師白沙外遠與定山爲友見愛重  
亞于白沙詳見定山集中壽八十一

李孔修字子長廣東順德人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  
迹闖闖人不識也張詡識之薦于其師白沙及見白  
沙亟稱之賢名始著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詢  
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  
拱手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  
子長奪其產縣令鞫之卽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



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敬禮之敝廬薄畦疏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平居皂帽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吳廷舉繇縣令爲藩臬在粵最久與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嘗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自號抱真子卒無嗣憲使李中少叅王崇教經紀其喪尚書霍韜墓之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子長配東莞祁衍過其墓有詩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隣歲時伏臘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謝佑字天錫廣東南海人嘗從白沙游一聞主靜竅綦遂築室葵山之下栖焉婁甚併日而餐襪不掩脛晏如也塵世名利不少呈胸臆病中寄友人湛若水詩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未幾卒後若水祀白沙于白雲山以天錫配何廷矩字時振廣東番禺人爲郡諸生以文行爲督學胡榮所器重見白沙卽棄舉子業從之游會將秋試時振毅然謝去胡公遣人乘馬追之謝曰泉石疾已在膏盲矣遂不復出所著有禮意大全三卷存羊錄十卷皆本周禮云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好學弘治壬子魁書經尋從白沙游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說白沙曰此子叅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出後以母命出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眸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南昌張元禎爲主考無錫呂元夫爲同考拔置第二賜二甲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各用其說倡道京師聲望日著而元明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又交和之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暲悉卻餽遺正德乙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

瑞瓜旣而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命就禮舍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以侍讀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刻心性圖說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著皆極力薦拔後至通顯俄遷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彙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永三山二莊講學于其間他如江都休寧貴池等處皆建有書院元明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憫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



沉其像於江以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乃買田四郊  
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設私創葺院  
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蓋久而砂化大  
行秩滿奏績上以年踰七十許致仕平生志爲力勤  
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徧天下斯時天  
下學徒不歸王則歸湛謂之王湛凡足跡所至必建  
書院祀白沙莊亦然嘗至衡山特築白沙書院  
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其所論率本師  
說而參以已學甚闢陽明子之言空聽者心折焉學  
者稱甘泉先生或稱增城先生庚申四月卒丁所居

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

雷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

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及前後詩文集

數百卷行于世謚文簡涇野跋甘泉書白沙語曰右

蓋見道之言也夫其曰道有以言傳與否者以人  
言也有由積累而至與否者以學論也人品有上  
下故於賜則欲無言於回則言之終日若認道不  
可以言傳則異矣人學有生困故義黃爲生知堯  
舜已兢業若認學不由于積累則誤矣是故志學  
耳順積五級而後得詞不可已舉六經而始備故  
曾子卽禮而問乎諸疑顏氏竭才以事於四勿觀  
是書與言者當求之意表不可泥之辭中柘甘泉  
先生之門生也因掌科之  
問遂注釋其後以歸方氏

區越廣東新會人少游白沙之門正德初由進士知



嘉善縣性慈祥政務簡靜得親民體以最召入爲戶部主事平居無疾言遽色以涵養稱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殿試居二甲首改庶常授編修正德初歷冢宰兼學士崇典誥勅掌詹事府事爲逆瑾所絀瑾敗召復官遂入閣爲大學士歷加少保少傅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請召還舊輔楊廷和至則遜居其下前後諫止武廟游幸命草勅自稱大將軍巡邊及予秦籓牧地入寧王世子居守俱有回天功後受遺詔迎立興邸是爲世廟事具國史晚號厚齋別號鬱洲居士

著有鬱洲集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謚文康少及白沙門未悉其授受本末蓋講師弟子之禮而自立者也白沙諸高弟在粵者以重望莫若厚齋以廣教莫若甘泉此外又有鄧德昌易德元者品槩清高皆南海人

丁積字彥誠江西寧都人成化中除新會知縣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師矣請白沙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白沙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惠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



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以需變化于是表邑中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及時祀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盡罷向來民間私斂當月錢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彥誠深憂之築壇山頂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得疾卒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朱伯驥湖廣通山人成化癸卯舉人築室溪南耑精墳典與俗違尚就選廣州府推官一見白沙接緒論即浩然有歸志退而上書論古今人才不相及白沙以為知言遂棄官歸橫經講學時放歌自適

自賀欽至朱伯

驥共十五人皆白沙門人

馮裕字伯順山東臨朐人以先世戍遼東生于廣寧少孤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醫閭倡明理學往師事之輒充然有得歸而密叩身心動靜語嘿雖微必謹家無積書借覽以資見聞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



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時逆瑾煽禍邑人張文冕任近侍為瑾腹心以家托之及至邑一無所私冕怒愬于瑾將逮繫之伯順知禍在旦夕略不為動已而逆黨伏誅歷蕭縣令晉州牧所至多惠政去後民見思遷戶部郎出納一循法制數忤權貴權貴潛遣人偵之踰歲無所得其人歎服再拜辭去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屢建平蠻功嘗一言解鬪南裔以寧後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儻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囊無遺錕瓶無遺粟弗問也性重厚剛介人不敢干以私居官居里凜凜自

持非義一毫不染晚年端坐陋室手不釋卷與諸同志結會講道嘗為醫閭先生集序疾亟猶更定字義命筆皆正俄而整冠斂衽卒子四惟健惟重惟敏惟

訥俱登第

醫閭門人

方重杰字思興廣東南海人尚書簡肅公之冢子幼著孝行母病醵天割肱和粥以進母啖之尋愈父沒廬于墓側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受業于東所張子擦養漸充正德己卯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迹名場潛心道奧甘澹泊絕嗜好以顏子淵程伯淳為架矍妙契疾書根極



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續之日令其子講疏食飲水章歌歸去來辭自作挽詞至死不亂大理卿黃鞏贊曰簡肅之有思興猶張忠獻之有南

軒也

東所門人

何維栢字喬仲廣東廣州人少游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謔輒引避以為辱已眾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值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栖與語多所默契登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常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温奪情上亦納之尋謝病歸西樵與劉模王漸遠

王激衷往來論學復補御史出按八閩賑恤飢民存活計數十萬因條救荒十策著為令首發少師嚴嵩罪狀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遮道攀畱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喬仲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為逮至幾死杖下竟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論學隆慶改元復原官屢遷至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萬曆初轉吏部侍郎前後疏請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師張居正遭喪奪情眾議保畱尚書張瀚私叩之答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為南京禮部尚



書次潞河遂乞骸骨歸角巾野服恣遊名山關天山  
書院聚講發明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卽皓首猶北面  
就弟子列卒謚端恪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  
解天山存稿及編陳子言行錄行于世

霍任字尹先廣東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  
相對卽暑夜不違人服其端莊兩試不遇遂潛心理  
學以主靜爲根宗絕玩好斷戲謔於聲色名利澹如  
也父母沒哀毀成痞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  
家墓下兄方歷顯要秉銓衡而尹先托迹溪谷間與  
白沙高弟鄧德昌輩泉石自娛不與世事然赴人之

急甚於其私有被誣殺人罪者初未識面聞其冤輒  
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麾不納歲稔令家人減食以  
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鬪乙不勝毀甲  
先隴以洩忿甲將訟于官諭之不聽乃具脯醢往拜  
其隴躬飭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矣栖西樵垂四十載山民父視之比卒聞者莫不流  
涕著有心性說解宙山剩言

唐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  
縣改泰和俱有惠政秩滿晉南京戶部主事去兩邑  
民並祀之後爲郎進石經大學上畱覽焉以言官謫



其詆斥新學貶判海州亾何轉保定推官擢禮部主  
事疏請端大本間引世宗遺詔語極忠剴上爲感動  
辛卯典湖廣試得士備一時之選歷遷吏部文選郎  
中上方督過銓衡同官懼罪兢兢仁卿一意剔弊銓  
地清肅會太僕少卿闕太宰薦入未下兩疏乞休歸  
踰年卒年五十八仁卿學本誠意爲文根極理要所  
著述有醉經樓集禮編易註太乙堂采芳亭稿白沙  
文編二程語類諸書以上三子  
白沙後學

劉秉鑑江西安福人早孤勵名檢壯益嚮學出甘泉  
湛公之門與呂涇野鄒東廓爲友情陰會起盛暑靈

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  
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怨尤吾觀吾內猶有未  
真切者兄拊掌曰審若是老夫當率以聽嘗爲副使  
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

洪垣字峻之

號覺山

南直婺源人十六補諸生嘗取顏

氏其殆庶幾者苦心探求久之而恍然有悟旣登第  
及甘泉門論學相得繇永康令考最拜御史按視兩  
淮鹽政巡按廣東主考在臺七年疏諫巡幸選宮嬪  
革餘鹽清選法黜貪汙討篡逆前後章奏累百出知  
溫州四載致仕居官務行其所學絕不以寵辱介意



宦轍所至捐俸各立書院創膳田羣人士講論卽下  
逮氓庶吏胥亦令環立而聽欲以斯學徧醒人心旣  
歸林日與同志論學切劘卒年八十七著有歷朝史  
說周易玩詞理學要錄緒言聞言應迹言等書

方壠字時素

號明谷

南直婺源人聞甘泉講學南都往

師之承命指導國子諸生勤心晝夜不避寒暑甘泉  
曰吾道不孤矣爰相從北上北歸以所學策勉同志  
遠友來學有不給者輒贍之坐是屢空無怨意後甘  
泉還廣城遠造請益返而同行友王子墩罹瘴死舟  
中例不載屍乃秘不發同屍寢數日至韶適有故人

為韶守始發喪得賻殮舉歸載偕洪垣往粵卒業甘  
泉喜名其所居曰二妙樓督學胡植按部聘入試不  
舉遂絕意仕進居家敦行孝弟卒年四十五門人彙  
錄其遺言名正學存稿

謝顯字惟仁南直祁門人生而沉慧異凡兒稍長苦  
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惟仁曰治生孰若治心  
弱冠抗顏為人師嚴毅方正不徇時好聞人有謔浪  
語輒不懌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邃于易嘗自誦  
曰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會甘泉講學  
南都往質焉屢問而屢不答茫然自失覺其始之所



學猶外也退乃於靜中求之久而有得甘泉器之歸  
構神交館與謝莘方瓘等日相究竟嘗言人一念差  
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  
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挈貼倚靠有立  
脚處卒年四十九所著有聖諭演易說併文集諸編  
潘子嘉字汝亨南直六安州人鏗之子幼承家學穎  
異老成聞甘泉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  
泉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必真知而後志立志  
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  
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

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  
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  
襟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  
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聞之頓  
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子日夕研究歸聞當  
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餼廩讀書山中越六年聞  
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令復學與歲  
薦未幾歸病卒汝亨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  
異母弟推財讓產壯年失偶不再娶皆人所難著有  
惺菴集



汪尚寧字廷德南直歙縣人嘉靖己丑登進士歸將受室聞甘泉以列卿居畱都在學其門乃抵里成昏授行人司副歷官至副都御史撫南贛開周濂溪祠羣諸人士講學其中大猾僭號稱王勢漸張授方略馘渠散從事平或請疏聞敘功竟置不言久之彗星見詔議罷諸大臣坐免歸時年四十七父母俱在怡然子舍絕口當世壹意問學年七十卒著有周潭集廣資錄日錄及四晚抄事物圖說諸書

鄭燭字景明南直歙縣人少嗜學補郡庠游甘泉東廓二公之門歸而講業郡邑及門者數十百人持論

一稟中庸或有據先哲遺行發人隱者問輒不答敝衣糲食潛心遺經前後學使者衡文行並首舉之貢入成均選河間府判主密雲餉嚴出納謝耗羨間左便之改判辰州守官如故暇則進諸生講學咨決所疑以身下人尋奔父喪歸時年六十餘哀泣羸憊至不勝喪踰年卒自號遠齋著有石田稿

林挺春字少和廣東順德人少從甘泉學事親至孝藩臬旌其門謝不受以舉人教諭僊游悉取田租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捨其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值兵燹



後洪水又至乃改邑于大帽山下首正經界均田賦  
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遷知霑益州以親老不赴  
持身醇謹罷官益貧爲士紳師表

郭棐字篤周廣東南海人弱冠繇儒士領嘉靖己酉  
鄉薦師事甘泉與聞心性之學壬戌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改禮部會穆宗卽位次日傳封七夫人御禮篤  
周力諍納還曰方今先帝廟號未尊中宮母儀未正  
而遽有此舉何以示天下事得寢與新鄭相語忤遂  
請歸養福母疏陳十事如設史局官錄于謙後進薛  
瑄陳獻章從祀皆允行旣而出守夔州作仰高夔龍

二書院選郡邑士躬董教之兩較蜀闈所得皆知名  
士尋以湖廣屯田副使改四川提學時執政方行汰  
士法篤周守正不阿去取公恕歷遷雲南右布政加  
光祿正卿致仕居十年卒平生外絕攀援內屏聲色  
自講學之外一無所事著有粵大記夢菊全集嶺海  
名勝記廣東四川通志齊楚滇蜀諸稿

鍾景星字叔輝廣東東莞人少習舉業聞甘泉講學  
西樵遂受學焉久之相從至都下與陳謨郭肇乾相  
策勵終日正襟未嘗少懈如是者數年充然有得飭  
躬砥行毅如也家最貧然毫不苟取雖往來諸名公



間終身未嘗有所干人以此益重之卒年七十四何端恪公銘其墓

蔡鑿字天章北直真定人初從甘泉學甘泉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及爲御史以言事罷歸建浚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盡襲湛氏之說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旣不明性之爲理焉能盡其性耶又曰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

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又曰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廉耻爲貴士君子奔競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物末矣時人稱爲浚濱先生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弘治間進士僉廣東憲時有擒勦海寇功累遷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建置更定添設永昌等府學較師儒申明射禮晉刑部尚書奏定大明律例致仕歸嘗從湛王二公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



會氏吾驟而語以由天德之知彼哢哢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陋而不爲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著有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唐詩類鈔明文集要等書

韋商臣字希尹浙江長興人嘉靖癸未進士釋褐時值甘泉在都倡道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寺評事會言事諸臣多被罪遂循職掌上疏

論救愷切忤旨謫靖江縣丞丁亥量移德安府推官屢辨冤獄郡中稱神明乙丑遷河南僉事分司汝上帥兵討平永寧巨寇捷聞壘書嘉勞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虐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冤久不伸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乙亥轉四川左叅議以執法忤權宦中察罷歸明農課子之暇高臥一小樓不下優游以終

唐樞

號一

浙江歸安人少卽矢志求道從甘泉游中

嘉靖丙戌會魁授刑部主事以忠勤勿欺自勵服官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忤



旨罷職歸是時年二十九益奮詣聖賢之學以討真心爲宗從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守令每式廬請益爲創一菴書院于湖城中來學益廣許司馬孚遠王比部愛錢武選鎮輩皆出其門陶鑄賢才不可指屈一菴見地既高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取予尤畱心經濟身歷各省險遠若川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屨茹草以游一生淡泊至七十三易簣筐床竹籠而外別無長物是歲學使直指各爲文致祭檄祀學宮又卽其講堂爲耑祠春秋祀之所著有木鐘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藏于家

愚按王以致良知爲宗湛以隨

處體認天理爲宗立宗已近禪門矣至一菴唐氏更以討真心爲宗語益不雅而舉世附之何耶然真心固不可失討之是也嘗考陳王宗古其初無大相遠也而得江門之傳者多輕富貴任質直沿姚江之流者多嗜功利用機權則心之真假所由分焉耳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二家者皆未善也彼善於此吾寧取江門焉

許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後

從歸安唐一菴學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虞

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著廉仁聲調南吏部

考功在畱都盛講學調北稽勲適文選郎中胡汝桂

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款語諸僚忌之以爲必議

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疑卒不解更調驗封隆慶



改元移疾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卽推廣東僉事值廣有倭警乃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先後遣使諭賊及身航海抵賊舟擒降甚衆又建善後十二議捷聞詔賜金旋移閩臬當內察會前忌者掌考功乃謫兩淮運司判官自閩歸將遂終隱往問於一菴一卷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子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遂之官萬曆初擢南太僕丞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

告歸繼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時江陵當軸頗知重孟中而忌者復搆之出爲建昌守在郡廉謹不廢講學居二年鄒給事元標特疏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士考核肅然擢應天府丞築高淳堤成會李都御史材以滇事被逮孟中投揭諸司申救冀免其死而南道以此疏劾降二級調外歸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遷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疏請罷倭乞封弛商海禁及定飢民之亂免呂宋之罪閩人皆德焉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京兵部右侍郎是時倭尚未靜當事者以



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其在南都以閒曹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為領袖持論不同旁觀者頗起口語將借講學中以外計孟中行至清源聞之稱病乞歸五疏得允居家不殖生產孜孜以講學為務生平質直無飾言飾行事至立斷一以至誠無欺待人萬曆甲辰七月卒壽幾八十賜祭葬贈南京工部尚書學者稱敬菴先生著有敬和堂集行於世

高子曰敬菴之學以無欲為主自迥別于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為大學欲執此以病彼氣象便局促耳

王愛字體仁浙江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書

輒能解大義尋補諸生聞唐一菴講學苕溪負笈從游受討真心之旨又因沈給諫石雲問學於龍谿爰悟良知真心詞異指同嘉靖癸卯領鄉薦公車往來徧交宇內名流推明師說游南雍值故人永康松谿程公為大司成倡會雞鳴山屬為都講風動金陵歷六試成己未進士就順天府學教授晉國子監並舉其職擢刑部主事曰高皇帝律令即堯舜欽恤心法吾學所為致用也有相公二客犯禁逮治之不少貸又不詣相公謝相公怒有謫言自是有去志尋以遷葬得請歸遂不起故業蕭然益好言學至老不倦借



諸同志朝夕研討凡天真文湖之會

天真在杭城歲文湖在秀水

必至特不為標榜懸八戒於堂中以自警上虞同年

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為子娶婦

乃罄橐中百金以給之臨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

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

無負爾祖父之教從容詠黃鶴詩而逝

以上二子一菴門人

南華面刻八本載公錄

公車五來

學於許深矣

雜聞源流錄卷十四終

雜聞源流錄卷十五

姚江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昌僑 按

愚聞之子高子曰姚江之學興濂雒之脉絕信斯

言也茲錄於陽明及陽明之徒固不得列也夫陽

明詆朱子比于楊墨侮孔子不及堯舜而謂蘇秦

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其自處

當在何等所謂雜聞源流必其鄙為最下乘不樂

居者也奚列之有其徒初傳為山陰泰州再傳為

山農心隱三傳為盱江溫陵浸淫而為大洲東溟

決裂而為海門石簣而連約倚搨于其間者且合



江左右而徧楚粵焉非掃工夫謂世有無階級無門路之絕學卽掃文字謂世有不讀書不識字之大儒非掃行檢謂嗜慾卽是天機好色貪財不過應迹卽掃儒宗謂三教同一源本成儒作佛祇是證心一唱百和如狂如醒至其後遂相與捏神弄鬼膜拜伽文而顯然移尼山之統於弟子之位噫欺天侮聖惑世誣民至于此極不可復語于儒者况其以雒閩云乎哉嘉靖中禩莊渠與后渠書有云近世講學者日以多憂方大耳蓋爲陽明之徒發也雖然猶是天也猶是人也則亦猶是道也以

先聖賢之傳法加以其時數大君子之竭力匡正口燥唇乾而謂此中無學者焉固無是理平心而論陽明言無善無惡非也而其言良知是也其言先行後知似顛倒也而其言致良知則固易知簡能也是以別徑造道者也爲其學者有真有僞其僞者弊極徒玷陽明其真者類能反躬克治信心直入足以挽緣飾倚藉之私滌支離膠固之累而其切磋于師友間也亦未嘗不虛已受人固莊渠所謂陸學雖粗却是實做者也視學者埽取何如耳嘗考其及門一時人物若東廓南江山晴川



三吾諸子皆在朝立節在野淑人光明俊偉有功  
名教載攷其後學淺之善于制偏淡之變而得正  
有面規二王子者矣有辭闕盱江以下諸人者矣  
其後來成就便足植忠孝輔道德不著其本末於  
策又何以見濂雒之脉雖絕而有不終絕者耶嗟  
乎以夏之固陋敢於陽明存其真而削其訛於其  
徒則不嫌引進十之二三者非謂新學可從也所  
以明舊學之不絕於斯人而匡正者之功不可泯  
沒而已矣世之君子黨同伐異知邪正不並立不  
知玉石可相攻知毫差不容混不知片善不容棄

必疑吾言爲調停爲寬假而滋蔓而引寇矣是泥  
高子之言而反失其心也大道爲公其謂之何今  
自陽明子而下錄及門爲一卷二十五人錄後學  
爲二卷共四十餘人

王守仁 鄒守益 季本 徐愛

魏良弼 良政等附 陸澄 王潼 徐樾

唐愈賢 歐陽德 穆孔暉 南棗市 第逢吉附

王道 路迎 馮士恩 歐陽瑜

劉陽 劉魁 周父衝 梁焯

蔣信 劉文敏 劉邦采 黃弘綱



何廷仁

朱得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氏妊十四月生伯安少有才名年十八過廣信謁婁一齋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心契之始志於學平素善謔至是遂習端坐語人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踰冠舉鄉試連下第登弘治癸丑進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曹與湛甘泉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劉瑾亂政南京科道戴銑等以諫忤旨下獄伯安首抗疏論救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學乃進初伯安效宋儒作

窮理工夫而心不喻也

舊傳有思先儒謂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須是格因官署中

多竹即取竹格之等語

遂遇疾姑隨世就詞章之學已而出入

二氏者十餘年漸悟其非尚未有得至是謫居力學幾忘其為疾病患難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中明年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始舉知行合一之說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始教學者靜坐尋遷南京刑



部主事調北京吏部分考辛未會試薦鄒守益第一是年極論朱陸異同癸酉以後濬登卿寺在滁陽金陵崑一教人存理遏欲用省察克治工夫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弊引接後來多就高明一路以救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甚悔之擬諫迎佛疏不果上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任置二匾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伯安疏請提督軍

務以便討賊兵部尙書王瓊請於上許之卽予兵符先已平漳寇兩年間西攻橫水桶岡東襲三泖九連寇次第平之爲開縣興學三奉勅獎賞賚遷副都廕子錦衣百戶加副千戶疏辭不允伯安雖出入賊壘而與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聚講不散謂朱子大學章句非聖人本旨乃刻古本大學以明原無經傳之分亦無闕傳可補又謂集註或問屬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至晚而悔悟未及改正爰採集其語刻朱子晚年定論寇旣平四方學者輻輳修濂溪書院以居之是年薛侃刻徐愛陸澄所貽傳習錄于虔十



四年宸濠將反令其黨安福舉人劉養正來說曰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門下講明正學伯安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遣門人龔元亨先在講學以探其意元亨至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元亨於途不果至六月濠舉兵反伯安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先遣諜行間以疑宸濠使不敢犯南京或走蘄黃趨京師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卽進兵擊破南昌還擒宸濠將獻俘而諸奸佞導上南巡欲攘其功議將縱宸濠於鄱湖俟上親與禦戰擒之而後奏捷

行賞連遣人追至廣信伯安不從行至錢塘遇太監張永與夜話大悅知其無他卽以濠等付之會有兼巡撫江西之命遂返明年正月上在京召入見太監張忠定邊伯許泰等復矯命拒之蕪湖欲加讒害伯安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燕坐草庵中上遣人覘得之曰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訖七月中重上捷音武廟回鑾是役也論者不難其成功而難其處變焉嗣是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嘗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



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詞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工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尋命錄象山子孫送金谿學肄業以彰褒崇之意大會諸門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廟登極始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復嗾言官論沮之不使入朝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

奏牘癸未南宮發策斥為異學伯安語門人無辯且當反求諸已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數問學闢嵇山書院請主之諸門人復立陽明書院于越城學者因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命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征思田寇臨發門人王畿錢德洪論本體工夫各持一偏不能決請問伯安命移席天泉橋上交箴之因曰二君以後與學者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舊傳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等語疑非真今削去

畿又問



本體透徹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伯安曰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寔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然其後只單提致良知三字而四句宗旨竟不復道伯安於此已寓罕言微意矣行至南昌講大學於明倫堂至吉安會士友於螺川驛及至梧州奉勅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岑猛遺目盧蘇王受等自縛來歸乃薄示懲罰遣令歸農卽用蘇等與永順保靖土兵還自嶺南者潛師犄角轉平八寨嶺表以寧捷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疾革家僮問何所念答曰他無所念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門人南安推官周積問遺言答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遂卒年五十七值朝議日咻盡停卹典伯安天直忠直材雄文武方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尙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奠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



自刻責易輒改絃罷絀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旣又上言宸濠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蓋爲危言以尼駕出羣小見之滋不悅故事後百計構之若其用兵如神伐謀制勝機密算淡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渠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尙不知也以良知立宗而未嘗不預防其弊嘗謂學者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見好談僞佛者則警之曰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聞摘議晦庵者則戒之曰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或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皆格論也當大禮議起伯安居越中霍韜席書黃綰王誠甫輩前後以書



問俱不答夜坐碧霞池有句云無端禮樂紛紜議誰  
與青天掃宿塵衆莫能測厥指論者謂其敘古本大  
學則倒置經文集朱子晚年定論則遷就歲月至以  
金喻聖以金之分兩輕重喻聖人才力有大小而謂  
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  
鎰又謂蘇秦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良知妙用處  
其立言固有失之太險太恣者焉初伯安少游江右  
鐵柱宮遇一道士靜坐與語悅之遂相對終宵後謫  
龍場恐瑾使人暗害之托爲投江死者逃入武夸山  
中遇前道士指示間行赴謫所又嘗歷險訪地藏洞

異人其言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論  
者以爲此其入門本色而左籠右罩以神其說不虞  
底裏之卒露也然則象山白沙猶其借徑矣所著有  
陽明全集居夸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  
所記傳習錄則言行於世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  
賜祭塋補給誥券許子孫世襲萬曆初詔從祀文廡

愚按陽明年譜載陽明少時見宋儒解格物遂格  
及官舍中之竹幾成心疾天下豈有此癡學問哉  
不過借此以形容宋儒之窒耳今爲此傳爲陽明  
存真有美行不敢掩有疵言不能匿而於此等傳  
訛及夸誕處皆竟削之卽天泉證道四句宗旨余  
嘗疑爲龍溪緒山贅設之詞但此一段乃越學大  
把柄亦其真破綻不可不備存以供辨論若夫原  
其入門本色出于鐵柱宮道士地藏洞異人則其



徒方欲躋諸濂洛之上列諸鄒魯之間必不肯甘服要亦其年譜自為供狀如此非敢虛加之也又按嘉靖間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為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薛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曆初而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及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遺力者御史耿定向也噫薛耿二子自以為功在王門矣豈知其助熿揚波足以燼程漂朱也與觀於侃之以妄言獲罪及定向之晚年隳節其言又何足據與方時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獨上崇正學祀真儒一疏乞以羅從彥李侗祀正論快之蓋王詆朱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名為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賁亨輩不一而足後疏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賁亨輩不一而足至萬曆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尚文上疏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博議禮部侍郎孫慎行主其事覆疏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後孟子接其傳程得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崇祀詔從之而國家所以尊朱者亦云備矣乃考慎行之學終不免

雜王殊失諸臣初意則信乎時染之難滌也與或問子為是錄於陳王貶之淡矣乃於陳則進諸羽翼之列而於王獨否何也余曰陽明豈無獨得處但其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賢下開誤後學訖今禍尚未艾如何混進得他

鄒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父賢繇進士歷福建僉憲

精春秋學謙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陽明王

公為會試同考薦會元殿試賜第三人授編修踰年告

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

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會陽明開府虔臺在叩之論

辨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於擒宸濠周

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陽明於越留月餘別



去陽明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謙之近之矣入都諫大禮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在廣德惟務以誠心感民顧發奸摘伏一境稱神每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輩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達江左右丁亥遷南禮部主客郎中逾年聞陽明訃服心喪辛卯請告趨越哭陽明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補南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俄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

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爭慶得師居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謙之疏中寓交傲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前後在兩都歷廿年與湛文簡若水呂文簡柟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襄文順之輩劇切互至而主陽明良知之學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人井而知惻隱嗥蹴而知羞惡又豈待學而後能哉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嘗曰順逆境界只是陰晴出處節度只是語嘿此



中潔淨乃無在不潔淨也又謂求安求飽是千罪萬過之窠曰持論平實類若此居恒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得春風和氣遺意學者稱東廓先生壬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著有文集行于世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論學能

### 世其家

愚按大學聖經八條目首先格致非程朱強為補傳也中庸首章先原性道教之謂即明善也

而格物致知在其中次言戒懼慎獨即誠身也而誠意正心在其中末章亦先說為已知幾引入內省敬信分明先格致而後誠正則是學庸二書論工夫原無詳畧頓漸之殊也曰陽明表章古本大學必謂格物是誠意工夫而欲駁去程朱補傳以為多事則亦將以聖經格致為贅語乎況存養省察雖曰一而

而子思子必說戒懼纔及慎獨尚要分靜動節次世有謂戒懼即慎獨者便畧却靜中一段工夫一所以先生嘗詳闢之矣而謂中庸不及格物與首言慎獨可乎東廓之疑是當時王門設疑固如此東廓亦因而疑之未有的解云爾及往叩陽明所謂辨論反覆夙疑冰釋者度不出復古本首誠意之說而已矣然欲以此強合學庸而反支離學庸欲以此復大學之舊而反失大學之全抑何不思之甚乎愚竊以為大學必有格致補傳則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而大學合于中庸矣中庸不曰首言慎獨則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而中庸亦不異于大學矣蓋大學格致屬學誠意屬修未有即修以為學者中庸言道不可離莫見莫顯屬知言戒懼慎獨屬行未有不知而可行者合之則一轍朱子章句何可易也東廓於陽明師生之分異于他人既而稟學宜無杓鑿不必以此一端論離合而其發明良知兩字參合孟子特為醒確宜其前諍大禮後陳交傲直行其是非之本心自可蹈爵祿可辭進退語默不違乎道也而又好善忘我若無



若虛與矜言自信自任者迥異竊謂東廓承傳家學且嘗參究于涇野谷平諸君子間夾持調劑取益弘多矣於王門之士吾必以東廓爲巨擘焉安可概目之哉

季本字明德浙江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于鄉尋丁父母憂家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陽明獲聞良知說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旣浸溢懼學者驚于空虛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陽明未發之緒又見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因爲龍惕說以反之以龍喻心以龍之警惕而

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爲動始以進士理建寧盡心平反及召爲御史以論禮謫浮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卒年七十九疾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不輟爲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稱爲彭山先生沒十餘年鄉人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買田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



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

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百二十卷或行於

世或藏祠中

愚按嘉靖朝自偏崇本生之後諸佞臣托於非禮以為禮其忒甚多而進太宗

號成祖則父子並祖祧仁宗祔典獻則七廟中絕

尤為悖逆罪在不赦今觀彭山為御史以論禮謫

未詳所論何禮殆有守正違時者歟第余嘗讀其

春秋私考一開首即以仲子為隱毋殊覺武斷其

論閔僖逆祀既見左氏矣又疑公穀昭穆之說其

為書大都逞臆見喜翻案鑿空杜撰不本前人不

忌後人適成其為王門習氣者也聞潮州文起祠

祀昌黎以彭山景逸配竊謂三子先後以直節貶

固同而學術醇疵迥異若彭山者或可廁於韓之旁恐難安于高之右矣

徐愛字曰仁浙江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

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遷

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廉勤克舉其職請告歸卒年

僅三十一日仁娶於王蓋陽明之族妹胥也弱冠領

鄉薦適陽明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往聽而悅之遂

納贄稱弟子後數年壬申陽明自考功遷南大僕曰

仁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

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

序曰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

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

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

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



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

精是惟一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

久不覺手舞足蹈當陽明官南都時四方同志雲集

至不能應每令曰仁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卒陽

明哭之慟後每語及輒傷之愚按陽明傳習錄極有

仁倡編之又自序先疑後信蓋以其身為世說法

與堅人信向之心斷其疑根塞其悔路後來吉州

胡直嘗論陽明之非見東廓念庵而悅安福王時

槐堅執程朱之說見兩峯兄弟而悅總是一箇谿

徑於是耳食之徒中本無主聞其言莫不隨跟轉

脚矣為禍至此安得不重作備者之罪耶又按

紹興府志徐愛季本二傳後孫鑛跋曰自文成倡

道稽山一時從遊之士無論四方即吾越且百數

十人今所為傳僅僅徐季兩公何寥寥也蓋兩公

者省志邑志之所已載且其人沒久而論定矣其

他賢者固多而舊乘未載固未敢遽入也乃若姚

江錢先生德洪山陰王先生畿兩先生者及門最

先聞道又最早始以從學既復以奔喪兩停廷試

不急于進取已又為之植遺孤攝家政不啻若父

子文成沒數十年而良知之緒綿延不絕天真水

西創祠聚徒若文成之未喪其尊師衛道之功安



季而

魏良弼字師說江西新建人當陽明撫江右倡新學時直指唐公龍督學邵公銳皆顛守舊聞與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習常業母奔謁爲虛譚聞者頗憚避王門而師說獨偕其弟良政良器良貴趨受學焉師說性資剛毅搯履方嚴自縣宰陟諫垣屢進讜言受廷杖亦屢復職每杖患甫愈又以直言拜杖下獄雖獄卒爲之流涕直聲滿天下隆慶初晉太常少卿致仕人稱水洲先生良政字師伊孝友敦樸渾然天成聞道最早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旣

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省乃遂卒水洲嘗言夢中見良政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矣良器字師顏良貴字師孟兩人亦多所自得陸澄字元靜浙江歸安人始謁陽明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庠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日雍默自持慊慊然自以爲不足也其記陽明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耑于學又以多病頗學養生陽明皆諭止之詳見語錄中元靜官止尙書郎



執父喪哀毀失明矯湖俗於禮陽明爲表其父墓  
王潼字本澄浙江錢塘人幼嗜學讀朱子語錄遂絕  
意于進拜陽明于嵇山留受教陽明嘉其篤志命輔  
其子仲肅爲學亡何配任氏卒本澄年甫三十餘念  
任有淑行遂不再娶性好遊嘗歷齊魯燕趙登泰山  
覽日觀西望太行薄遊都門循海而南道吳適越東  
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悉以其所得發諸詩畫說  
者謂有沂雩遺風焉亦勤著述於陰符經程張諸書  
皆有補註

徐樾字子直江西貴溪人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  
後卒業心齋之門登嘉靖壬辰進士繇部曹出爲貴  
州提學副使一見儒士孫應鰲大奇之許必解額榜  
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時應鰲年十九卒爲名臣世  
以此服其衡鑑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  
滇那賊篡立奉命聲討子直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  
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學者稱  
波石先生其爲學陶鑄三王至傳之趙內江而其說  
益荒矣

唐愈賢字子充湖廣沅陵人幼穎敏比長有大志從  
陽明遊而歸充然有得修業桃溪山中登嘉靖丙戌



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擢御史疏劾奸  
黨抗言時政遂引病回籍道過武穆祠題詩曰奸邪  
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一日與門人論學畢  
衣冠升正寢召親友環坐對食盡歡自歌而逝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弱冠舉于鄉聞陽明公  
論學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  
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  
倡賑隨地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改翰林編修  
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以道術誨迪在監諸生遷南  
尚寶歷常少鴻臚丁外艱與鄒文莊羅文恭輩聚講  
于青原梅陂門人益進薦起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  
祭酒事晉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  
府事教習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攻文  
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  
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  
與聞大政當議建儲二王婚禮雖時上章忤上意上  
察其持正卒優容之字度弘粹孳孳講學務以真知  
實踐爲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在官措施皆當事理  
協人情可傳永久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九謚文莊刻  
有南野遺集行於世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棠邑人淳懿溫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陽明主山東試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常授簡討正德間宦瑾擅權卿僚皆伏謁跪拜伯潛與崔子鐘何粹夫獨長揖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召復翰林遷南司業尋以左庶子克經筵講官因攄所得悵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翰林事以忤權宰改南尚寶卿科臣葉淇上言孔暉昭代醇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轉南太常卿致仕平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色怡然或擬諸程伯子居官三十年茅茨僅庇風雨研精六籍返證一心而於

二氏諸書亦時擇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則其偏蔽也卒贈禮部侍郎謚文簡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等書

南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爲陽明分考所得士幼穎敏絕倫稍長有言懷詩云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併弱冠以古文詞鳴當世入仕尚友講學漸薄詞章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由戶部郎出守紹興植陽明白江右歸因從卒業得實踐致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由是時就請益闢稽山書院



請陽明主教聚八邑彥士躬勤講習與爲倡和偕諸  
同門錄陽明講語爲傳習錄付之梓其治郡以循良  
稱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坐是  
賈怨而當事者更以抑陽明故斥之中察典去旣歸  
益以道自任啟潛水書院以書抵馬西玄諸友闡析  
良知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出其門者多篤行士卒  
年五十五著有端泉集及紹興志渭南志第逢吉字  
元真九歲通戴記大義領鄉薦後因兄元善師陽明  
已舉進士歷副使以條奏邊事忤執政意罷歸居家  
敦行孝義不怠卒年八十一著有姜泉集越中紀傳  
及註解會稽三賦刻于越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舉於鄉正德辛未成  
進士選庶常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  
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閣臣方  
獻夫薦其學行醇正可任宮寮擢春坊左諭德引疾  
固辭三疏允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遷國子祭酒端  
軌申約諸生翕然向風人比之宋仲敏拜吏部右侍  
郎閱月病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定純甫英敏絕人精  
擇強記於書靡不究其要指已厭博反約紬繹聖經  
嘗師事陽明執友皆一時名儁不欲標門戶自表暴



各門漢金 卷一 王路迎 馮恩  
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拘攣之見著有易詩  
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所未及

路迎字賓暘山東汶上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  
部主事與堂邑穆伯潛武城王純甫同師事陽明崇  
務講學以相切劘轉郎中歷知襄陽松江淮安三府  
愷悌廉平政先惠養至制馭胥吏操切獨嚴治稱第  
一累官藩叅臬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晉副都巡  
撫山西召入三遷至兵部尚書上疏乞休得命從容  
就道祖餞屬路莫不歎其知幾卒年八十  
馮恩字子仁南直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差

江右勞軍見陽明薦束修爲弟子陽明甚器之已擢  
御史疏論當時分建南北郊欲令皇后出蠶北郊二  
議非是已忤權幸意會彗星見東井抗論冢宰汪鉉  
爲腹心彗及張孚敬方獻夫二相宜亟罷復做范希  
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上震怒逮下詔獄當  
會審向闕跪不爲問官所屈觀者歎其鐵膝鐵口鐵  
膽鐵骨有四鐵御史之稱署律當斬上閱其子訟寃  
疏悟其忠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  
配宋寇準李光諸公子仁廢後置田贍貧爲德於鄉  
甚備隆慶初晉大理寺寺丞年餘七十不起再加朝



列大夫晚號南江著有菟菑集

歐陽瑜字汝重江西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陽明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汝重奉師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嗥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論學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遷南監博士大司成松溪程公故重之與爲忘分交轉南大理評事釋大冤十數晉本寺正擢雲南僉事艱歸起

補廣西清積牘逐娼優禁龍舟審捕真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歷左江兵備四川叅議拂袖歸歸而壹意講學以勵後進雖隆冬盛暑不輟席而槩不爲奇僻語更謙虛受人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之至詬辱絕不爲較其自持甚堅少時人有欲敗其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汝重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其人啟鑰視之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愧謝不已陸宗伯稱之曰宦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袞守身恒如處子皆實事也



劉陽字一舒江西安福人兒時端重若成人耻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如虔見陽明稱弟子陽明視其修幹疎眉飄飄有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語之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碣山知縣居四載九被薦拜御史時世廟改建萬壽宮爲永僖僊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主筆一舒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謂天威叵測衆咸洵洵歸過一舒曰卽有譴請獨當之卒亦無恙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一舒乃謂同列曰疏在中官

手北面可爾旣授疏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訖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日恒蔬食尋引疾歸執親喪墓棲三年旣祥被召陪點光祿少卿辭不起日與邑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一舒遮牀趺坐退若有得也體氣清癯嘗登太山絕頂及遊衡岳夜半坐祝融峯披羊裘觀海日晚闢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于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



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視可指言著言察乃未  
及乎行之習之蓋力破學者之隱疾而戒之也又每  
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  
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及卒鄉人相與祠  
祀之稱爲三吾先生

劉魁字煥吾江西萬安人嘉靖間繇舉人判寶慶五  
年守鈞州七年同守潮州遷工部員外郎上時務十  
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煥吾上疏諫自分獲譴  
先授家僮囊金二兩治後事疏入上震怒杖之廷入  
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同繫楊公

爵周公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而門人尤  
子時熙官北雍日候牢戶質疑義答之如常是年八  
月得旨釋放爲民未逾旬復遣逮逮者至煥吾猶在  
道先繫第元北行煥吾至螺川得聞卽買舟馳赴或  
勸且潛歸煥吾不可賦詩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  
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稱願獻愚衷  
以死報國其言指切執政奉旨仍舊監着明年祈雪  
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較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  
又明年宮禁火赦還煥吾自幼稟父訓躬擦古行旣  
學于陽明子堅志返觀動有依據至放歸後蕭然一



布衣鄉邦共倚重之稱爲晴川先生

周衝字道通南直宜興人髫歲以孝聞雖甚暑至毋榻不敢裸體稍長從仲兄衢受尙書篤志力學聞善必從年二十四領鄉薦明年中會副司訓萬安日會士課藝談經不倦旌孝子劉靜以勵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擢應城令朔望召耆老詢利弊效陽明門設二扁署一日疏通民情一日願聞已過立十家牌創常平倉建謝上蔡祠而刻遵道錄上蔡語錄心政啟鑰頒訓民間專務以德化民民爲立生祠以耳疾改邵武教授其教視萬安加密復鄉賢

游先生祭菟集遺書付其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銳與論學而重之尋遷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先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時王世子以讒間者十餘年道通乃徐動以慈孝至情王大感悟愛世子如初閱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在途得疾將療矣聞母訃一慟而絕年四十七學者稱靜庵先生初在萬安聞陽明講學于虔卽往受業得聞致良知之說自應城之京復從甘泉遊得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覃思精研卒會於一故王湛亦交稱之陽明日吾門穎悟莫如



徐曰仁篤實莫如周道通甘泉則曰知行博約究其指歸及沒而其友古庵毛憲爲之誄稱其不溺于禪不流于俗

梁焯字日孚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禮部主事己卯三月與葉龍等十七人疏諫南巡上怒罰跪五日大杖三十車駕遂行會佛郎機加必丹未等三十人入貢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游豫導引火者亞三謁上喜而留之比入京師入四譯館不跪日孚執而杖之又番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

陷甘肅文武大臣皆被桎梏幽囚而倚彬等爲比日益驕橫亦以法約束之二番人相謂曰天顏可卽主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將以凌虐駕下人員執奏遇武宗晏駕彬及二番人皆伏誅得免嘉靖初陟職方郎告歸養卒

蔣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少克諸生居身有法處約不移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惟乾論學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又嘗論大學曰知止當是識仁體惟乾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



存之當陽明起自龍場寓郡西潮音閣因偕往受學  
陽明語惟乾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偶養病道林  
寺閉目跌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  
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而沉疴立脫戊  
寅冬葬母槩不用時日方向拘忌之說嘉靖癸未應  
貢入京謁甘泉於邸舍相語而契丁酉入南雍甘泉  
時爲祭酒試學者須先識仁論契益深戊子中應天  
鄉試壬辰登進士年已五十矣授戶部主事歷遷四  
川按察僉事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其手筆有道  
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于通衢官司使人攝之莫敢

近獨卿實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  
法遷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訓以崇約束置陽明  
祠田若干畝有土酋匿黠民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  
場聲言欲爲變撫院謂當招撫之卿實力爭謂寧亂  
而斃我無撫而損威卽遣牌嚴逐諸酋戢衆而歸按  
院趙公薦于朝請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癸卯奉  
督撫檄委抵辰沅議邊事而言者以擅離職守劾遂  
奉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  
乃行撫院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  
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別因留詩



勗之甲辰聞甘泉遊南岳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至  
巳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乃  
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  
四孟祀先一歸城居餘日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  
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  
詩一二首而時自詠乾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  
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遊息各有節度巳未冬  
感痰疾門人環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勸  
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  
晦庵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爲

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賦詩曰歸住青山十  
六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  
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  
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越二日漏下四鼓  
瞑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七學者稱道林先生

劉文敏字宜克江西安福人幼就塾竟日劬書無少  
嬉惰比長與族弟邦采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  
或至夜分不能卽枕謂邦采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  
已讀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  
思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卽買舟趨越



中見陽明執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邦采砥切於家一以致知爲宗殫精畢志捺存克治瞬息不少懈出而偕東廓念庵諸公交修共證嘗七宿松原與念庵極論盡洩底裏念庵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旣別貽以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其深契如此早謝諸生試布袍疏食炭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學使存齋徐公欲召之貢竟辭焉卒年八十四踰月卽祀鄉賢祠學者稱兩峯先生及門王時槐而下若陳嘉謨賀涇王育仁皆其高第弟子

劉邦采字君亮江西南昌人初爲邑諸生卽厭舉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趨越中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嘗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丁外艱疏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遂不復應試嘉靖七年秋當鄉試學使趙淵檄縣強起之固勸始出及見學使下席延之君亮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體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曉得中式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所學迪士士多興起以薦擢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倡道後學者



承襲口吻浸失其真君亮嫉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  
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  
爲歸一者之非謂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造於惟  
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並  
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  
後學能領會者蓋鮮晚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  
發其所自得每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  
豁然比疾亟門人朱調問曰此際視平時何如答曰  
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稿木耳  
少頃遂卒年八十六學者稱師泉先生

黃弘綱字正之江西雩都人丙子鄉舉第七人下第  
歸丁外艱往兄弘彝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正  
之代措三百金以解陽明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黃  
君來何遲也旣小祥始上謁居三日而悟心理合一  
之旨從陽明去虔至歸越不忍相離者四五年戊子  
冬陽明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正之  
居守二年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  
漸著戊申召爲刑部主事自庚戌之變邊臣多逮西  
臺務爲深刻以希上旨正之獨持平不輕進退往往  
忤同官意以故讒者四起辛亥考察例當謫調乃上



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既歸與同志論學不倦嘗曰  
以意念之善爲良者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  
臭腐元氣同爲本領江右人稱爲黃洛村  
何廷仁原名秦以字行別字性之江西雩都人爲諸  
生時友人黃正之以所聞陽明之學盡告之廷仁曰  
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  
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于管義泉義泉  
者亦其執友也于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方提兵桶  
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廷仁有繼母之喪斬  
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

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  
右于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沒後辛丑始謁選  
爲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  
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  
教久之聲教溢然乙巳遷南京工部主事辛亥卒江  
右人稱爲何善山與黃洛村齊名廷仁亦嘗學於涇  
野呂氏之門有問答詳見涇野語錄中

愚按涇野先生語錄所以

曉廷仁者甚悉有二條載第入卷本傳後一言良知是渾淪說語非聖人因人而施之教一言程張二子交讓正是道學正脉無物我之私學者不可執已見不知廷仁當日亦稍有省否余嘗思東廓善山輩業稱王門高弟而復遊於高陵似有墨者夸之求見孟子之意其時呂先生往往隨機婉導



之然不聞其無然受命也先入為主耶抑風尚使然耶如近世幾亭陳氏初固並推王高及晚年乃定格物正解尊高獨至謂薛非不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惟吾先生其人彼俗儒或囿於方所而欲曲護其鄉先正或怙其成說而不肯一旦幡然舍己從人而幾亭氏皆不然斯誠豪傑之士也已

朱得之字本思南直靖江人幼學時能於傳注外時出意見尤好說中庸疑朱子格致之學而未知所從入有傳陽明傳習錄至者披閱連晝夜曰此濂雒之流也走越執贄焉究極良知宗旨比歸陽明爲書修道說貽之後聞陽明歿于粵走數千里至南安迎之哭之盡哀平生勇於爲義而孝友天至羣從諸弟多

不相能爲之隨材誨化皆成善士

或問王學既有弊而特進東廓念庵

西川雲浦四子抑其師而揚其弟絕其源而續其流亦有說乎余應之曰君子與人爲善昔者金沙于氏嘗述十先生語斥王學而錄西川則東廓念庵雲浦視之矣且以難學之陽明而四子善學之是猶幹蠱之子補過之臣也設拘師弟子授受之成轍而槩謂非則俱非否則又疑是則俱是豈因物付物鑑空衡平之謂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

...

...

...





